

<<禁卫军之树>>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禁卫军之树>>

13位ISBN编号：9787532744558

10位ISBN编号：7532744558

出版时间：2008年3月

出版时间：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英]贾森·古德温,Jason Goodwin

页数：349

译者：殷杲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禁卫军之树>>

内容概要

在1836年的一个血腥之夜，一名被选中的美艳侍女在宫闱中惨遭勒杀，而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一名军官在一口硕大的锅中被活活煮死。

政局摇摇欲坠，阍人侦探雅西姆只有十天时间来阻止那些即将令整个奥斯曼王朝灭绝的谋杀案。头绪纷繁，谋杀迭起，在权色与谋变中，雅西姆面对的是一个不为人知的强大力量，攸关时刻，雅西姆做出了惊人的判断，一切皆起因于十年前被灭绝的禁卫军……

<<禁卫军之树>>

作者简介

贾森·古德温（Jason Goodwin），（1964-），名禀赋极高的作家，毕业于剑桥大学，专攻拜占庭史。

古德温最初是一名游记作家，并于1998年出版了《奥斯曼帝国史》，一跃而成一位知名的历史专家。

此后，古德温沉寂多年，终于在2006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禁卫军之树》。

小说甫一上市，就深受好评，目前该作已被翻译成30种语言。

<<禁卫军之树>>

书籍目录

?

<<禁卫军之树>>

章节摘录

1 雅西姆从袖口上掸去一粒灰尘。

“侯爵夫人，还有件事，”他低声道。

她不动声色地看着他。

“那些文件。”

” 德·梅尔德伊侯爵夫人发出一声轻笑。

“该死！”

雅西姆先生，堕落可不是一个我们在学院里会认可的词儿。

”她摆动扇子，掩着脸儿，几乎耳语般说道，“它是一种思想的境界。”

” 雅西姆隐隐觉得，梦境就要四分五裂。

侯爵夫人从低胸装里摸出一卷纸，在桌上敲着，好像它是把小锤子。

他细细一看，可不就是把小锤子。

笃、笃、笃。

他睁开双眼，茫然四顾。

梅尔德伊宫在烛光中渐渐消散。

塞满书的书架下方，屋子的四角，影子摇曳着——雅西姆独自一人住在伊斯坦布尔这间租来的屋子里，你也可以说其实是一间半屋子。

一本皮面精装的《危险关系》滑落在膝头。

笃、笃、笃。

“行了，行了，”他呻吟道，“就来。”

”他胡乱披上斗篷，把脚塞进一双黄色拖鞋，跌跌撞撞冲向门口。

“谁呀？”

” “侍童。”

” 您可称不上什么童儿喽，雅西姆想，一边把干瘦的老头让进黑乎乎的房间。

突如其来的气流让唯一的一根蜡烛直淌烛泪。

两人的影子由烛光投到墙上，看起来像在打架，侍童的影子将一把若隐若现的匕首刺进雅西姆的影子。

雅西姆接过纸卷，瞥了眼封印，觉得脚下的地板仍在晃动——闪烁的烛光让他想起茫茫大海上小船舱里摇个不停的油灯，以及盯着黑暗地平线看呀看，在细雨中搜寻灯光和陆地的那段焦虑时光。

他打开封印，费力地辨认信中的花体字。

他叹口气，把文件放下，返身找来一盏油灯，用蜡烛点燃。

蓝色火焰在焦黑的灯芯周围缓缓升起。

雅西姆把灯罩装好，拨了拨灯芯，摇曳的灯光渐渐变成黄色，不再晃动。

屋子亮堂了。

他能找到条船，已经算福气了。

黑海咆哮翻腾，冬季尤其暴虐不已。

船长是个希腊汉子，胸肌发达，一只眼睛蒙了白翳，模样酷似海盗。

不过，哪怕在航行中最危难的时刻，当风在缆索间尖啸，巨浪撞击前甲板，他在狭窄的铺位上翻滚、呕吐时，雅西姆仍会自我安慰道，只要不用在克里米亚那座毁坏的宫殿过冬，被无畏骑士的鬼魂们四下包围，为寒冷和阴暗所腐蚀，怎么样都行。

他拿过侍童带来的纸卷，然后展开。

致以问候，等等等等。

他看到末尾署名是奥斯曼帝国军队“新卫队”的城市指挥官将军大人。

祝福语，等等等等。

他从下往上看。

根据经验，像这样几秒钟他就能浏览完一封信。

<<禁卫军之树>>

找到了，隐藏在客套话中的信息是：立即前来。

“怎么说？”

“老头刷地立正。

“我接到命令，带您一起去兵营。

十万火急。

“他狐疑地打量雅西姆的斗篷。

雅西姆微微一笑，拿起一长条布裹到脑袋上。

“穿戴完毕，”他吩咐，“走吧。

“雅西姆知道他穿什么都不重要。

他不到四十岁，身材高大，体格匀称，一头浓密的黑色鬃发；略微夹杂着几丝白发，下巴光滑，鼻子下蓄着拳曲的黑色唇髭。

他长着土耳其人的高颧骨，以及在欧亚草原上生活了数千年的民族特有的斜视的灰色眼睛。

他要是穿上欧洲式样的长裤，也许挺引人注目；不过，身披棕色斗篷就是另一回事了，没有人会特别留意他。

这正是他的特殊本领，如果这也称得上本领的话。

更有可能的是，正如侯爵夫人刚才说的，这是一种思想的境界。

或者说，一种身体的境界。

雅西姆有很多特殊之处——天生的魅力、语言的天赋，还有猛然把灰色眼睛睁大的本领。

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还没注意到是谁在说话，就会奇特地为他的声音所催眠。

不过，他是个没种的人。

这里可没有通常那种粗俗的意思：雅西姆很勇敢，尽管并非盲勇之徒。

不过，甚至在十九世纪的伊斯坦布尔他也属于非常罕见的一种人。

雅西姆是一个阉人。

2 在幸福之殿——托普卡普宫深藏不露、防备最森严的一处深宫里，苏丹仰天躺在软垫上，不耐烦地扯着缎子被单，竭力想象接下来几个小时里，有什么可以逗他开心的。

来首歌吧，他决定，就要她唱首歌好了。

一首甜蜜欢乐的切尔卡西亚歌谣：这种歌谣越悲伤，曲调就越欢快。

他考虑过可否干脆假装睡着。

干吗不？

黑海和白海的统治者、鲁米利亚和米格利亚的主人、安纳托利亚和洛尼亚，罗马尼亚和马其顿的君王、圣城的保护者、至福之地的钢铁骑士、苏丹和君主——他有时也得休息休息，对吧？

考虑到他还要把希腊重新收入麾下，他就更有理由养精蓄锐了。

不过，他知道装作熟睡的下场。

他确实这么干过，令那个被精挑细选来陪他过夜的迷人侍婢的所有希望和野心均化为泡影。

结果，她没完没了地唉声叹气，怯生生地在他的大腿上，要不然就是胸部——抓来挠去，最后她泪如雨下；接下来一个月，整个后宫都对他横眉冷对。

很快她就要来了。

他最好想出个方案来。

女上男下大概是最安全的了：坦率地说，他是个胖子，可不想压伤了别人。

要是他能躺在床上，把和他一样胖嘟嘟的法蒂玛叫来作伴，帮他捏捏脚，那该多美啊！

他的脚！

他突然想起什么，膝盖在被单下不安地拱了拱。

祖先的传统都挺不错，然而马哈茂德苏丹二世实在不喜欢让一个浑身香喷喷的切尔卡西亚美女掀起被单，从他的脚头开始往他身上爬来。

外面的走廊传来一阵轻微的骚动。

责任感迫使他用胳膊肘撑起身子，挤出一个欢迎的微笑。

他听到窃窃私语。

<<禁卫军之树>>

是最后关头犯紧张了吧？

昏沉沉的侍婢突然间想要抵抗？

唉，不大可能。

她可是好不容易才来到这里：距离她长久以来被训练着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的目的地只有几步之遥，哪会容许自己功亏一篑。

十有八九只是场出于妒忌的争吵罢了：不许戴我的珍珠链子！

门开了。

不过，进来的并不是一个戴着镯子、腰肢乱扭、胸部丰满的侍婢。

来者是个红脸胖老头，他鞠个躬，光脚跑进来，一看到主子便扑通跪下，一直爬到床边，全身匍匐在地。

他趴在床前，大气不敢出，身子抖个不停，好像一块大果冻。

“何事？”

“马哈茂德苏丹皱眉发问。

老头肥大的身躯内部传出一个尖利惊慌的声音。

“陛下，大喻（王），主子，”奴隶终于口齿不清地说道。

苏丹不自在地挪了挪身子。

“真主将死亡之衣覆在了一个至福女儿的身上，她本来就要因陛下您而实现喻（梦）想了，窝（我）的主子。

”苏丹皱起眉头。

“她死了？”

”他不敢置信，同时他也大吃一惊：他有这么可怕吗？”

“大人，窝（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不过，真主使另一个人充当了造成她死亡的工具。

”胖老头停下了，努力寻找恰当的字眼。

这绝非易事。

“窝（我）的主人，”他终于又开口道，“她被切（掐）死了。

”苏丹躺回软垫。

瞧啊，他自言自语道，我是对的。

根本不是什么犯紧张。

都是妒忌惹的祸。

一切都不出所料。

“召雅西姆来，”苏丹疲倦地下令，“朕要睡了。

” 3 无论清醒还是睡着，苏丹都是信徒们的领袖，奥斯曼武装军队的首领；不过，他高擎先知大旗，身先士卒，奋勇杀敌，稳固王权，这都是多年前的事了。

如今，他的海军交给卡普丹元帅掌管，陆军则由将军大人指挥。

雅西姆进屋时，将军没有起身，只是用手指微微一点，示意他坐到长沙发一角。

雅西姆脱掉拖鞋，盘腿坐下，斗篷在四周摊开，恰似一片睡莲叶。

他低下头，轻声问候了一声。

将军的下巴按照时兴的做法刮得干干净净，旧亚麻色的脸庞上嵌着一双疲倦的棕色眼睛。

他一身戎装，样子僵硬地侧身躺着，好像受了伤似的。

他的铁灰色头发剪得短短的，红色土耳其毡帽戴在脑后，下颏分外突出。

雅西姆觉得他要是缠一条穆斯林头巾，可能倒不难看，然而效仿法国的做法却规定他身穿有纽扣的束腰上衣，镶红条的蓝色长裤，衣服上装饰着肩章和不少穗子：现代战争用的现代军装。

出于同样的原因，他被分配了一张硬邦邦的胡桃木桌子和八把呆板的软垫椅子，它们摆在房间中央，一个从天花板吊顶垂下的枝形大烛台照亮了屋子。

将军盘腿坐直身子，军裤的接缝处鼓得皱巴巴的。

“或许你想坐到桌边？”

<<禁卫军之树>>

”他烦躁地问。

“悉听尊便。”

”将军显然宁愿有失尊严地穿着军裤盘踞在长沙发上，也不愿不自在地坐到房间中央的桌边。他大概和雅西姆一样，觉得坐在椅子上背对屋子，感觉不踏实。

所以他没有站起身，只是长长地出了口气，长着粗短手指的大手一张一捏。

“听说你才从克里米亚回来。”

”雅西姆眨了眨眼，“我搭到了一条船。”

没有任何东西能拦住我。

”将军挑起一根眉毛，评论道，“这么说，你在那儿失手了？”

”雅西姆朝他俯过身，“大人，我们许多年前就在那里失手了。”

可做的事情已经不多。

”他迎上将军的目光，“而那一点点可做的，我完成了。”

我速战速决，随即赶了回来。

”他言简意赅，不愿多谈。

克里米亚的鞑靼可汗不再像奥斯曼帝国的小兄弟一样统治南部草原。

雅西姆震惊地看到，俄国的哥萨克骑着马，举着长枪，在克里米亚的村庄里横冲直撞。

而解除了武装、遭到溃败的鞑靼人喝得醉醺醺，让女人在田里劳作，自己坐在小屋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哥萨克们。

可汗本人则流亡海外，他梦见了自己失去的黄金，后悔不迭。

他派去找它的人均空手而归。

后来他听说了雅西姆一守卫者雅西姆，雅西姆拉拉。

但是，尽管雅西姆竭尽全力，可汗的黄金仍然只在梦中闪耀。

也许根本就没有过什么金子。

将军不满地咕哝了一声。

“鞑靼人曾经是骁勇的斗士，”他评价道，“在昔日他们的年代里。”

不过，缺少纪律的骑兵在现代战场上已经没有位置了。

今天，我们需要训练有素、装备火枪和刺刀的步兵。

还有炮兵。

你看到俄国人的了吗？”

”“大人，我看到了俄国人。”

哥萨克。”

”“我们要对付的就是这种人。”

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新卫队的士兵。”

”将军站起身。

他身材魁梧，至少超过六英尺。

他背对雅西姆而站，浏览着一排书，雅西姆下意识地朝他刚才进来的门帘那里瞥了一眼。

引他进屋的男仆已经不见了。

将军并没有遵照传统的客套，向他敬上第一管烟、奉上第一杯咖啡。

雅西姆纳闷这一失礼之处是否故意为之。

像将军这样一个大人物，自当有仆人端来茶点，还应当有个专司烟枪的仆人帮他挑好烟草，把烟具打理得干干净净；主子外出时，他得带着裹在罩布里的烟具，口袋里装着烟草袋一路跟随，负责把烟点燃，侍候主人吸烟。

富人们互相竞争，比着看谁能给客人提供最精细的烟叶、最雅致的烟枪——琥珀的烟嘴、波斯樱桃木烟杆——他们想都不会想没有专司烟枪的仆人的生活，就像英国绅士想都不会想没有贴身男仆的生活一样。

然而，这间房间里却没有仆人。

“再过不到两个星期，苏丹就要检阅部队。”

<<禁卫军之树>>

行军、操练、射击表演等等。

来看的人还不止苏丹。

它将是……”将军突然煞住口，猛地昂起头。

雅西姆好奇他咽下了什么话。

也许是想说这场阅兵将是他生涯中最重要的时刻。

“我们是一支年轻的军队，你知道。

新卫队只有十年历史。

就像小马驹儿一样，我们很容易慌乱。

我们不曾得到，呃，我们希望得到的所有关心和训练。

” “同样也不曾取得应当取得的所有成功。

” 雅西姆看出，将军的身体突然僵硬。

新卫队的士兵穿着新奇的欧式上衣和裤子，由一系列外国教官，来自欧洲的西方佬，教他们操练、行军、瞄准。

你能说些什么呢？

尽管有这一切，埃及人——那些埃及人！

——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打得他们节节败退，俄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逼近伊斯坦布尔。

也许这些对手的取胜并非出人意料，因为他们都是拥有最新装备和现代军队的强敌。

可是在希腊的溃败又怎么解释？

那些希腊人无非是些穿肥腿裤，由爱吵架的饶舌汉率领的农民，可就连他们也比新卫队有出息。

新卫队只赢得过一场血腥的胜利。

不是在战场上，而是就在此地，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上；对手并非外国强敌，而是他们自己在军事上的前任，那些危险的、骄傲自大的禁卫军。

一度，禁卫军是奥斯曼帝国最精锐的部队，但是他们渐渐堕落为——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演变为——一种武装的秘密党派。

他们恐吓历任苏丹，在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招摇过市，暴动、纵火、偷东西、勒索，无恶不作却逍遥法外。

他们被拥有更高级的武器，接受过更完备的训练的西方军队打败了，这使他们更加顽固地固守父辈的传统，厌恶改革，蔑视敌方的普通士兵，拒绝接受战场提供的宝贵教训，因为他们担心这样一来，自己就会失去独霸地位。

几十年来，他们在奥斯曼帝国作威作福。

十年前，新卫队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

一八二六年六月十六日晚上，发生了那件“大吉之事”——人们特意使用的一个委婉语。

就是在这里，在伊斯坦布尔，新卫队炮轰禁卫军兵营，将后者炸成碎片，令长达四个世纪的恐怖和辉煌抵达它应有的下场。

“阅兵必将大获成功，”将军咆哮道，“人们将看到的是帝国的顶梁柱，它坚不可摧，不可动摇。

”他猛地转过身，胳膊在空中一挥。

“精确的射击。

一丝不苟的操练。

服从命令。

我们的敌人以及我们的朋友，都将自己琢磨出结论。

你明白吗？

” 雅西姆微微一耸肩。

将军抬起下巴，哼了一声。

“然而我们有一个问题，”他补充道。

雅西姆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午夜时分被推醒，被召唤进宫，或者被叫进兵营，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经历了。

<<禁卫军之树>>

他朝窗外瞥了一眼：夜晚尚未终结，天空冷冰冰的，阴霾密布。

一切均始于黑暗。

好吧，他的工作就是带来光明。

“那么，您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呢？”

“雅西姆大人，别人都管你叫拉拉，是吗？”

雅西姆拉拉，守卫者。

“雅西姆颌首。”

拉拉是个敬称，专门用来指倍受宠幸的阍人们，他们负责照料有钱有势的贵族家庭，陪伴这家的女人，照料这家的孩子，还负责管理家务。

通常，拉拉的身份介于仆役长和管家之间，身兼保姆和保安队长的职务：守卫者。

雅西姆觉得这称号很适合自己。

<<禁卫军之树>>

媒体关注与评论

宫廷——每天，有多少人在这个迷宫里走动，在这些高墙之内打发时间，在一条条早已磨损的小路上从一个目的走向另一个目的：睡觉、进餐、洗澡、服务？

显然足足有上百人，或许能有上千人，外加数千个这里的昔日居民的魂灵：撒谎、死去的女人，围着她们打转的阉人们，还有像女浴室的蒸汽一样袅袅升腾的闲言碎语，还有他亲眼见过的那些妒忌、爱欲和绝望的眼神。

阉人——在沙漠中，由一个奴隶贩子挥舞弯刀，猛地一下削去要害之处。他们每个人都得在头巾里藏一根精细的小银管，用来帮助完成身体最基本的功能。他们被加以阉割，男孩们将被扔进热沙地，在那儿躺三天，以防感染，而且整整三天都不能喝水。如果他们活过这三天，没有发疯，尚能小解，那么他们的前途十有八九将一片大好。他们将成为幸运者。

禁卫军之树——那棵树始终伫立在那里。有无数人吊死在枝头，像水果一样挂在上面。还有堆放在树下的禁卫军尸体。那里想必积蓄了不少鲜血。树根肯定吸饱了血。

<<禁卫军之树>>

编辑推荐

荣膺2007年爱伦·坡最佳小说奖，行销全球30余国。

这是一本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为背景的推理之作，亘古辉煌的异域宫廷，蹊跷悚人的连环谋杀，鲜为人知的阍人生活，美艳与智勇的双重交易，以及神秘而又显赫的禁卫军传奇。

“在1836年的一个血腥之夜，一名被选中的美艳侍女在宫闱中惨遭勒杀，而在伊斯坦布尔的街头，一名军官在一口硕大的锅中被活活煮死。

.....”这是一部精妙的作品，在古德温笔下，整部书被赋予了深厚的历史文化，行文堪称美奂，刻画更兼精巧，诙谐异常而又抓人魂魄！

亡命追击，神秘逃遁，暴虐杀戮，珍美佳肴，媚人性爱，秘密背后的欺骗，机敏，摇曳生姿的层层着墨，《禁卫军之树》绝对是一部罕有的悦人之作。

——《泰晤士报》

<<禁卫军之树>>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